

新  
惊魂六计  
第5辑

# 陪猫睡觉的尸体

PEIMAO  
SHUIJIAODESHITI

大袖遮天等/著

盛行于校园与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陪猫睡觉的尸体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陪猫睡觉的尸体 / 大袖遮天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新惊魂六计. 第5辑)

ISBN 978-7-5399-5366-3

I. ①陪… II. ①大…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0764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书 名 陪猫睡觉的尸体

---

著 者 大袖遮天 等

责任编辑 刘 佳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 戚小双

特约编辑 张建霞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30.5

字 数 707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366-3

定 价 54.00元 (全三册)

---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 故事一 丁字巷 / 001  
故事二 代号：桃花 / 029  
故事三 恶魔神像 / 049  
故事四 囚困岛 / 089  
故事五 种人 / 107  
故事六 洗脑 / 133  
故事七 女猎心师 / 155  
故事八 变脸 / 183  
故事九 谜梦 / 223  
故事十 鬼手印 / 257  
故事十一 百年身 / 285





—

黑暗中的废墟，是唐英的宝库。

此刻是深夜两点，商业街上的霓虹灯减弱了许多，丁字巷陷入黑暗，废墟上只笼罩着微弱的光，几步外便看不清对面的景物。即便如此，唐英依然小心谨慎地猫着腰，轻手轻脚地用一根木棍翻开瓦砾。她腰间的口袋依然瘪瘪的，翻了将近一个小时，只翻到几个破旧的闹钟。但这已经是意外之喜了。这片废墟在此存在了将近半年，早被那些垃圾虫翻捡过不知多少次，还能剩下些残羹冷炙给唐英，简直是奇迹。

唐英将木棍探向一块水泥板，用力将它撬起来，在底下找到两个被压瘪的易拉罐。她刚要伸手

去拿，便听见了脚步声。她立即将身子缩下，蜷在残砖剩瓦之间，一动不动。

那脚步声从商业街传来，渐渐靠近了废墟。唐英习惯性地竖起耳朵辨别那脚步声主人的性别、身高和体重，然而这回却完全分辨不出。她从未听过如此千变万化的脚步声，前一秒钟还是徐缓从容，后一秒钟就急促如同鼓点，再后一秒又变成了少年轻快的奔跑……脚步声不断改变，节奏也在不断改变，不像是一个人的脚步，倒像是不同的人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让唐英感到疑惑，她好奇地将头微微从遮住身体的水泥板后露出来，于是便看到了那个人。

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唐英借着从商业街射来的少量光线，只能隐约看到他身体的轮廓。唐英长期在夜间活动，眼睛已经锻炼得十分敏锐，即便对方穿着黑衣，但只要凝视一阵，也能渐渐看清楚对方的相貌。然而这一次她的眼睛失灵了。她盯着那人看了许久，始终看不出那人的相貌和身形。有时候她觉得那是个瘦高个，有时候又觉得是个矮胖子。她把眼睛擦了又擦，仍旧无法看清楚。那人身体周围的一切她都看得分明，只是那个人本身的样子，却始终无法捕捉。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她好奇心大起，小心地踩着起初已经探好的结实的瓦片砖块往废墟下走。

等她走下废墟，那个人也已经走入了丁字巷。

丁字巷沉睡在黑暗中，巷子里右边第一家的灯亮着，从窗口射出的灯光照亮了巷口的一小段路面，再往里，就是一片幽暗，连巷子有多长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影停留在亮灯的那户人家前，屈指手指敲了三下门。

笃，笃，笃。

敲门声在死寂的巷子里听来十分响亮。

唐英站在那人身后不远的地方。她还没有进入巷子口，但她知道自己现在隐藏在如此微弱的光线里，站在灯光下的那个人是看不见自己的。现在那个人暴露在灯光下，照理她应该能看清楚他究竟长什么样，然而她还是说不上来。那个人的身体和脸都看得清清楚楚，唐英一会儿觉得他相貌英俊皮肤白皙，一会儿又觉得他满脸络腮胡子眼神凶狠，总是留不下固定的印象。她可以肯定那人并没有像妖怪一样不断改变着相貌——他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自己对他的印象。不仅仅是对外貌的印象，连身材、气质、举止仪态等印象，都在不断地改变，而这一切本身又并未改变。她只感到那不断改变的印象，却看不到那个人始终不变的本身。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唐英心头爬上了一丝恐惧感。她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脑子或者眼睛出了毛病，还是那人真的有什么问题。

那人敲门之后，在门口等了一阵，又敲了三下。

门内依然没有反应。

那人敲了几次之后，笑了笑，转身继续往前走。他逐渐走出灯光覆盖的区域，身形没入黑暗之中。丁字巷的黑暗如此厚重，连唐英的眼睛也无法从那一片漆黑里辨别出任何形状。她将挎包小心地取下，塞进一块砖块，以免里头的闹钟、易拉罐互相撞击发出声响。

然后她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

一股浓重的腐臭从巷子里传来。唐英熟悉这种味道。她经常在阴沟里或者垃圾堆的底部发现老鼠、猫的尸体，那些尸体就发出这种气味。然而丁字巷的腐臭味比她闻到过的任何一种小动物尸体的臭气都要重得多，那似乎是更加大型的动物尸体发出的。

好好的一条巷子，怎么会散发出这种可怕的气味？唐英捂着鼻

子，继续跟在那人身后。

那人在巷子里走走停停，不断敲门，但始终没有一扇门向他打开。唐英跟着他在巷子里转了一圈，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能够大致看清他的位置。除了敲门之外，那个人并没有做其他的事。唐英跟在他身后，很快到了巷子尽头，转过身，沿着巷子的另一边往外走。恶臭气味在巷子的中段最为明显，到了巷尾变得稍微淡了些，再往外走，气味又浓重起来。她用力捏着自己的鼻子也没用，走到一户人家前，那气味似乎是直接从毛孔钻入她身体的。

恶臭似乎就是从这户人家传出来的。

那个人已经往前走了两户，开始敲门。唐英的目光却被这散发出恶臭的人家吸引住了，她停下了脚步。

这是丁字巷一户很普通的一层平房，屋顶上铺着大块的瓦片，屋檐伸出一截，一扇斑驳的木门紧闭着，两边是砖墙。

墙上有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吸引了唐英的目光。远远地看，那像是一只巨大的壁虎，趴在墙上一动不动。唐英走得越近，就越是能嗅到那东西散发出的腐臭气味。那就是巷子里的恶臭之源。那东西的下面放着一只大铁盆，有什么液体从那东西上面不断滴落到铁盆里，发出单调的当当声。

她走得离那东西只有一米来远时，依旧看不出那究竟是什么。巷子里的黑暗是一个缘故，另一个缘故是：她的脑子从来没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东西，尤其是以这种方式遇到。

她还在研究眼前那东西，那个变幻莫测的黑衣人已经又朝前走了一段，逐渐靠近了巷子口。在巷子口那户人家窗口射出的灯光的照射下，她仿佛看见那黑衣人回头望着她笑了笑，苍白的脸，血红的嘴，锋利的獠牙。那只是一个瞬间的印象，一转眼，那黑衣人



又背过身继续朝前走。唐英完全不知道刚才那一回眸是否真正发生过。

她又往前走了几步，盯着那东西仔细研究。

那东西看起来实在很像是一个人，有头，有四肢。但又实在不像一个人——一个人怎么会以壁虎一般的古怪姿势在墙上趴着，而且趴那么久呢？况且看比例也不对，那东西的四肢和身体都纤细得超乎想象，腰部几乎只有唐英的大腿那么粗。可那颗头又真的很像人头，只是面貌模糊不清。

距离近了，恶臭味更重，熏得唐英作呕。她从口袋里摸出两张废纸塞进鼻孔，低头看了看那大铁盆。铁盆里装着一盆黑乎乎的东西，不断有液体从那东西身上滴落到盆中，敲击得铁盆发出当当的声音。

她往巷子口看了看，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已经走出巷子不见了。她连忙摸出口袋里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亮了，然后靠近那墙上的东西。

这么一看，她吓得大叫一声，往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东西是一具尸体。

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尸体已经烂透了，大部分腐肉都落入底下的大铁盆中，尸水滴答下落，留在墙上的只是一具骨架，骨架上挂着还没有完全掉落的肉块。

唐英喊了一声之后，立即捂住嘴不再出声。她坐在地上惊恐地等待了一阵。丁字巷却对她的喊叫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盏灯为她亮起，没有一个声音来询问。她舒了一口气爬起来——死人固然可

怕，但活人比死人更加可怕。死人虽然发出恶臭，但再也不会伤害她，而活人可以有机会实施所有暴力。

她爬起来，脚一点地就疼得一龇牙。刚才惊恐的时候不觉得，这时她才发现，匆忙后退时，踩到了地上一个锋利凸起的东西，那东西深深地扎进了右脚脚掌。她点亮一次性打火机，低头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块三角形的铁片，像是从什么铁桶铁锅的边缘上切下来的，估计是哪个淘气的孩子扔在这里，不小心插在丁字巷石板地面的缝隙里，正好被唐英踩了上去。她咬着牙将那片铁片拔出来扔到一边，脚底的血汩汩涌出。她找不到包扎的东西，只好单腿跳着往巷子口挪去。

那亮着灯光的门开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怎么了？”老人看到唐英一跳一跳的模样，再看看她的脚底，连忙走过来。

“没事。”唐英连忙推开他伸过来的手。

“被扎了。”老人没理会她，低头看了看她的脚，拉着她，“到我家包一下。”

“不用。”唐英甩开他的手，倔犟地往前走。她心里非常害怕。虽然这老人看起来像好人，然而哪个坏人会在额头上刻上“坏人”两个字？

“来吧。”老人半扶半抱地把她拖进屋内。唐英本来年纪就小，个头不高，脚上又疼，根本没力气挣扎。

老人一进门就把房门关上了，唐英心里跳了一下，一只手伸进口袋，暗暗抓住了裤袋里的刀子。

老人把唐英扶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进屋拿了纱布和云南白药粉，端来一盆温水，小心地把唐英的脚底洗干净。血不断从伤口

流出来，把那盆水染红了。老人用纱布蘸水小心地洗了洗伤口，将云南白药粉撒上去，用力按上纱布。纱布很快就被染红了，老人依旧按着不动。唐英感觉很疼，但她咬着牙不出声。等血止住了，老人又撒上一层药粉，换了块纱布把唐英的脚包起来。

“你怎么不穿鞋？”老人问。

唐英低着头不说话。

老人上下打量了唐英一下，看出她是个流浪儿，叹了一口气。

“你多大了？十二？”他问。

唐英还是不作声。

“你要是没地方去，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要是……多休息两天也可以，等伤好了再走吧。”老人说。看到唐英蓦然抬头望着他，他连忙解释：“不是我不留你多住，我也是一个人，留你住没问题，可是这巷子里不适合你住——刚才是你在叫吗？”

唐英点点头。

“你看到那东西了？”他问。

她又点点头。

“别怕。”老人欲言又止，“我叫张义，你可以叫我张爷爷，你今晚就睡沙发吧。那边是厕所，里头有热水器可以洗澡。”他拿出一条新毛巾和几件他自己平时穿的衣服，让唐英换上，唐英一动也不动。

“你要是不想洗就睡吧。”张义说，“但是别关灯。”他转身走进卧室，也不关门，倒在床上，没一会儿就传出了鼾声。

唐英等他睡着了，站起来想走。脚刚一沾地，血就流了出来。她连忙坐下，重新洒上药粉，换了块纱布包扎好。她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将张义的一件T恤盖在肚子上，便倒下睡着了。

## 二

天刚蒙蒙亮，唐英便睁开了眼睛。脚上的伤已经不疼了，窗外传来古怪的声音。她穿上拖鞋走到窗口，看见斜对面一扇大门前，有个女人蹲在地上，摆出一副站在起跑线前等待发令枪响的姿势，上身和头往前伸出很远，嘴巴一张一合发出蛙鸣般的声音。

“伤口好了吗？”张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唐英点点头。

“跟我去摆摊吧。”张义肩膀上扛着一把大黑伞，手里提着长长一卷防雨布，里头似乎还裹着些什么东西。

“我叫唐英，”唐英想了想道，“十一岁。我没有家。”

“那就住在这儿吧。”张义轻描淡写地道，“不过这里恐怕也住不了多久。”

“为什么？”唐英问。

“你跟我去摆摊就知道了。”张义说。

张义和唐英一人提着一只小板凳走到巷子口。张义将大黑伞撑开，唐英帮他把防雨布卷摊开，里头裹着龟壳、纸牌、铜钱和竹签之类的东西。唐英这才知道眼前这老人是算命的。

坐下来之后，两人都不说话，只是盯着那做出古怪姿势的女人看。那女人维持这个动作几分钟之后，便站起来进屋去了。巷子里又变得空荡荡的。唐英站起身，拖着拖鞋往巷子里走。走了一阵，又看见了昨天那具尸体。白天看起来它更加狰狞恐怖，恶臭味熏得

她赶紧屏住了呼吸。尸体挂在墙上的姿势很古怪，像是一只巨大的壁虎，四肢张开紧贴着墙，到处都找不到将尸体悬挂起来的钉子和绳子，它就像是整体被什么东西紧紧粘在墙上似的。它底下那大铁盆中盛着从它身上落下的腐肉和尸水。她的心怦怦直跳，捂着嘴看了看张义。张义对她笑了笑。她稍稍定了定神，正要往回走，尸体边上的木门嘎吱一响开了，吓得她跳了起来。

木门内走出一男一女。两人眼神犀利，面容悲伤。看相貌都只是四十来岁，但头顶却仿佛落了层厚雪，白得看不见一根乌丝。他们从唐英身边走过，仿佛没看到她，径直走到那尸体跟前，蹲下身，一人抬起铁盆的一边，挪开铁盆，用一个塑料小盆替换了那铁盆，随后抬着铁盆便往巷子里走。唐英好奇地跟在他们身后，他们也仿佛没察觉到。

巷子尽头是一堵围墙，侧面有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缝隙。两人费力地将铁盆举起来放到墙上，先后侧着身子从那缝隙中钻出去。围墙后是一片开阔的荒地，几座不高的山覆盖着灌木和荒草，摇曳着城市里不多见的天然绿色。两人踮起脚小心费力地从墙上将大铁盆取下来，抬着往前走。唐英跟在他们身后，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踪迹，他们也不回头望一眼。荒地上横陈着大小的石块，唐英的脚受了伤，穿的又是拖鞋，有些跟不上他们。幸好他们抬着铁盆走不快，等他们在一座小山冈上停下来不久，唐英也爬了上来。

那两个人站在山冈上一个大土坑前发呆，见唐英上来，这才醒悟过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抬起铁盆，将盆里的东西倾倒在土坑中，用一块干净的白布将铁盆擦干净，把白布扔进坑内，提着铁盆转身就走。唐英跑到坑前，浓重的尸臭扑面而来，她探头一看，坑里有小半坑恶臭的黑水，中间浸泡着腐肉和白布。这里的臭气同样

让人受不了，唐英看了一眼便离开了。

### 三

回到丁字巷，唐英发现那两个人已经和张义坐在了一起，那大铁盆重新放到了尸体的下方。丁字巷里又有一个男人在摆着奇怪的造型，仿佛傻了似的不停地上下晃动自己的脑袋在原地跳跃。唐英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坐到张义身边。

“这巷子怎么了？好多疯子。”唐英悄悄问张义。

“你看看就知道了，”张义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疯了没有。”

那男人的姿势持续了大约五分钟便停了下来，他迅速闪身躲进了自己的屋内，将房门紧紧关闭。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但时间还早。丁字巷依然寂静，除了他们四人，巷子里看不到其他人出没。坐着的四个人也不说话，就只是这么看着。唐英很想问张义一些问题，但在这种沉默的氛围下，弄出任何响声都似乎不太合适。

巷子里的门次第打开，一个又一个人从各自的屋内走出来，在自家门口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或者做某个古怪的动作，有些人嘴里还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做完这些他们就回到自己家中，将房门关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唐英特意拿起张义放在算命摊子上的一块古旧的怀表看了看时间，发现他们所有人做这些古怪的动作，时间都是五分钟，不多一秒，也不少一秒。她几

次想跟张义说说这事，但看到张义和另外两个人神情十分严肃，便没张口。

人不急于表达的时候，往往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除了那些出来做古怪动作的人偶尔发出的声音，丁字巷始终保持着寂静。唐英注意到，每个窗口都有眼睛在往外窥探，她能感觉到那些眼睛中的焦灼和恐惧。这条巷子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安静。

时间过去得更久，渐渐有人往巷子外走，有几个人坐到张义身边，也和张义他们一样瞪眼看着巷子深处。人们经过那些摆出各种姿势的人身边，仿佛没看见他们，又仿佛他们只不过是和路边的房屋、石狮子一样常见的景物，没有人露出惊讶的神色，也没有人朝他们多看一眼。

等到最后一个做出古怪动作的人走进自己的房里，又过了半个小时，唐英发现巷子里的人都抬头朝巷子口望了一眼，似乎看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原本打算往外走的人匆忙缩回了自己的房间，在巷子里闲坐的人也都拿起板凳匆匆地跑回自己家中。仿佛狂风卷起落叶，只是一瞬间，原本人来人往的巷子又重新归于寂静，只有张义、唐英和那对夫妻依然坐在算命摊边。张义和那对夫妻的脊背忽然都用力挺直了，脸上带着一种倔犟的神情，那对夫妻的眼中射出刀子一样仇恨的目光。

唐英望了望巷口，昨天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出现了。

此时天光大亮，太阳已经升上来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男人却依旧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他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留下的印象千变万化，一会儿像老人一会儿像孩子一会儿像流浪汉……唐英瞪大眼睛看着他走过来，每走一步，他的容貌、身形和气质都在改

变，而最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确定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自己对他的印象。

随着他越走越近，唐英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恐惧感排山倒海般袭来。她不由自主地朝张义身边靠了靠，小声问：“他是谁？”

“他是权宗。”张义只说了这么一句。

权宗变幻莫测地走过算命摊，朝算命摊边的人们投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他一家家敲开那些曾经摆出各种姿势的人的大门，往里扔进一沓钞票。大门敞开之后又迅速关闭了。唐英看得清楚，那每一沓钞票足足有一万元，上面连银行的封条都没去掉。她听见身边的张义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加码了。”张义说。

“什么？”唐英问。

“原来他只给一百元，现在是一万元。”张义说，“明天……”他担忧地转头看了看那对夫妻。那对夫妻浑身颤抖，丈夫捏紧了拳头。

权宗时缓时疾地走到巷子尽头，又沿着巷子另一侧往外走，一路不断从口袋里摸出一万元的钞票扔进打开的门里。他的中山装紧贴在身上，看不出什么地方可以藏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钞票，就仿佛是凭空变出来的。

他就这么千变万化地又走到了算命摊前。

“张义，你想好了吗？”他问。

张义摇摇头。

权宗的目光扫过那对夫妻，那对夫妻浑身战栗了一下，昂着头，用仇恨混着畏惧的目光与权宗对视。

“李悄然，吴佩，”权宗一字一句地道，“你们要是签了协



议，我可以不再追究李书的违约责任。”

“真的吗……”那女的浑身一震，昂着的头猛然低了下去，身子也佝偻起来，眼看就要匍匐着扑到权宗脚下，旁边的丈夫一把拽住她的衣领，强迫她抬起头来。

“佩佩，李书已经死了！”他一直盯着权宗，眼睛里的光仿佛要化成千万钢针刺穿权宗的眼睛，“我们的儿子在墙上已经挂了这么多天，再挂几天也没关系。”

听了这话，吴佩两行眼泪无声地落下，头已经高高昂起。唐英这才知道，挂在墙上的人叫李书，是这对夫妻的儿子。

权宗撇撇嘴，摊开手掌做个鬼脸，迈着他那变幻莫测的步伐走出了丁字巷。

他的身影刚消失，丁字巷又活了过来。上班的忙着上班，干活的忙着干活，闲散的老人们则搬着小板凳聚集到巷子口和张义闲聊。张义似乎不太想说话，沉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姓李的工程师低声道：“一万块了……”张义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

唐英很想听他们聊聊关于权宗的事，但谁也不肯说这事。她凑在张义耳边悄悄问：“这巷子怎么了？”张义望了她一眼，又看看那些聚集在一起聊着家长里短的人，想了想，冷笑一声：“权宗想跟我们签协议。”他这话一出口，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们停止议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只有李悄然和吴佩依然低头坐着，一副木然的神态。

“什么协议？”唐英继续问。

“你没看见那些人的姿势吗？”张义说。

这句话似乎带着什么魔力，那些刚刚从屋子里走出来的人又潮